

●影视创作系列谈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柳建伟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就做了一次旨在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演讲。杜勒斯说道:“战争将要结束,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苏联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人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呢?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训练一批他们的作家、艺术家,让这些作家、艺术家学会歌颂和表现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他们的这样一批作家、艺术家。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他们的国度里,不知不觉把欺骗和谎言这些人类卑劣的情感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能让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人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他们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他们的青少年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白痴一样的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切。”

曾经十分强大的前苏联解体后,我在一份内部资料上看到了杜勒斯的这篇演讲。我很难描述这篇露骨的演讲当时给我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不知道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没有类似的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然而我想,在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闲庭信步的今天,在一部美国大片可以盘踞我们各大城市的电影院长达百天,轻松席卷近14亿人民币票房的今天,温故一下杜勒斯在65年前的这篇演讲,很有必要。

温故这样的演讲,一可以提醒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都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二可以提醒我们在弘扬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美国的周密计划性和持之以恒的坚持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生产的影视大片接连登陆中国,从《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到《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从《明天》《2012》到《阿凡达》《太平洋战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这些美国生产的影视作品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同时,这些影视大片在践行美国核心价值观、弘扬美国主流文化传统、尊崇美国精神方面,更需要我们学习和研究。我们看《阿凡达》,不能只看它

的电影技术创新,还要看它传递着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阿凡达》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部传统的美国主流电影,它表达的还是美国主宰一切、拯救一切的不变主题。如果说它与以往的美国大片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美国人拯救统治世界的故事更离奇、更极端,这个故事讲的是美国拯救、统治外星球和外星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蜘蛛侠、超人,而是一位下肢瘫痪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美国的影视大片对美国核心价值体系一直在践行和坚守,这种践行和坚守,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我国近些年也开始生产影视大片了,我们的这些影视大片是不是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都在艺术地讴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不是都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不是都守住了八荣八耻所界定的基本底线,确实值得中国影视创作界认真反省和仔细检讨。

面对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态势,如果我们的影视产品表现的价值观是混乱的,如果我们的影视作品创作者对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不知敬畏,如果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评判标准只剩下了票房和收视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无从谈起。

文化上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么,作为中国的文化从业人员,在此大形势下,第一要务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只要紧紧抓住了这一第一要务,你参与创作的文化产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抓住了这第一要务,创作了电影剧本《惊涛骇浪》《惊天动地》《飞天》,电视剧剧本《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开国》。创作这些作品,让我深刻领会到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影视作品的创作者怎样做才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正确认识和描绘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作家和编剧是影视作品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学会认识和描绘这个伟大时代更为重要。

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正确认识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到底算不算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呢?从经济总量上看,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政治上看,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清明的一个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以人为本让每一个人活得更有尊严的崭新阶段。

从文化上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已经推行了32年,经济社会连续32年在和平的环境里高速发展,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历史当中,持续时间之长是空前的。这种和平发展持续时间的最长,再加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水平最高,当然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今天的中国一点不比成康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万历中兴、康乾盛世逊色。只有这样认识这个时代,作家和编剧才能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特征。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史,留下来的经典作品都能体现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一个作家和编剧,认识所处时代本质特征能力的高下,决定着他创作出的作品品质的高低、寿命的长短。

其次,需要解决的是怎样正确描绘这个伟大的时代。今日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快速提高,是过去几十年和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最为主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影视作品描绘这样一个时期,分寸感的拿捏至关重要。只有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体生活演进的轨迹,你对这个时代的艺术描绘才可能是正确的。否则,你就是瞎子摸象。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长盛不衰的文学艺术体裁。春秋有《诗经》,战国《离骚》,汉兴大小赋,两晋前后有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领风骚数百年。有人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轮到影视作品独步天下了。从过去二十年来看,中国的影视作品,特别是电视剧作品,确实成了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文艺体裁样式,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可是,要说中国已进入影视独大的时代,似乎还缺乏一些强有力的依据。不过,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影视作品影响力巨大的时期,是可以成立的。

影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样式,能否像诗、词、曲、小说一样,进入自己的繁荣期,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非常关键。在今后的一个时段里,只要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能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能够自觉地在作品中突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大限度地挤压“三俗”作品的生存空间,正确认识和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历程,优秀的影视作品就会层出不穷。到那个时候,中国文化就会进入一个大作频现、大师辈出的影视时代。

●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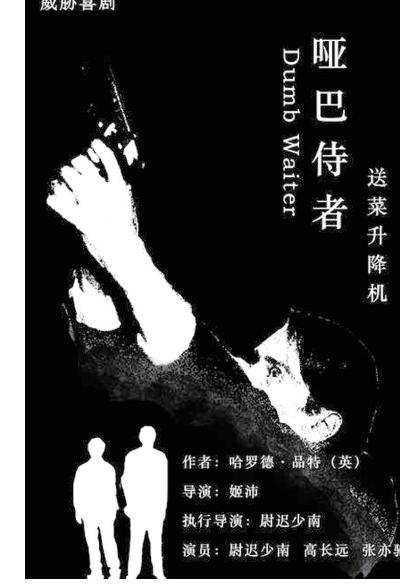
今年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让观众过了一把品特瘾。其间有4台戏上演,分别是《送菜升降机》《月光》《背叛》和《回家》。品特所需要获得的不是“理解”,而是体验。

解放了读者与观众的品特

□解玺璋



《月光》剧照



威胁喜剧



哑巴侍者

Dumb Waiter

送菜升降机

作者:哈罗德·品特(英)

导演:姬沛

执行导演:尉迟少南

演员:尉迟少南 蒋长远 张亦驰

关于他过去的经历、他现在的行为,或者他的意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或信息,也不给出对于他的动机的全面分析应该和哪些(令人惊奇的)可以做到所有这些事的人那样,是正当合理、值得关注的。”这样看来,我们也许真的不必在意他在《月光》里究竟表达了什么,我们越认真,看上去也就越可笑。

品特对于戏剧的这种看法,显然来自对他普遍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深深怀疑,对人的认知能力的不信任。在他看来,即使是刚刚发生的事,我们也未必能够把握,“我们的想象将给予今天以非常虚假的特征”。他还说道:“我们都感到诠释一种共同经验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我们宁愿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着一种共享的共同立场,一种众所周知的立场。我想确实存在着一种共享的共同立场,但是它更像是一片流沙。”这里,他相当委婉地表达了对于这种共同立场的质疑,在他看来,我们脚下的“共同立场”,“更像是一片流沙”,是很容易移动和改变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立场”,那么,我们与任何一部作品——不仅戏剧作品,甚至不仅作品——进行沟通的基础,也就丧失了。事实上,我们观看一部作品,理解也好,感动也好,喜欢也好,讨厌也好,都离不开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立场。

走到这一步才发现,读品特时我们所遇到的难题,与读庄子时所遇到的难题,基本上是一致的。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最后便怀疑到语言本身。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能否通过语言准确地传达给别人?他不认为这是可能的,所以他说:“你和我,以及书页上逐渐形成的人物,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没有表现力的,不露真情,不可信

赖,难以捉摸,含糊其辞,障碍重重,扭扭捏捏。但正是在这些东西中,语言诞生了。再说一遍,语言,就是在其所说的东西之下,说了另外一种东西。”

这种关于言与意、心与物的关系的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和恐惧,不是品特所独有的,它也贯穿在庄禅的思想中,所谓言已尽而意无穷,所谓言外之意,所谓得意忘言,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很多很多,都是运用语言告诉我们语言的不可靠。区别或许仅仅在于,庄禅是自适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而品特则深深陷入一种绝望和恐惧之中,就像我们在《送菜升降机》中所感觉到的那样。这时,他要自救,也只能将这种对于语言的根本性怀疑,转化为一种修辞方式,也就是他所说的:“这种话语说的是一种潜藏在下面的语言。这就是它不断涉及的东西。我们听到的话语是我们没有听到的东西的指征。”

有些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比兴,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提供了剧作家与观众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他是不承认交流失败的,

所以,他必须赋予交流新的含义。这是一种不同于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交流,他说:“在我们的沉默中,在我们没有说出的话语中,我们交流得太好了,所发生的,就是一种不断的回避,绝望地企图将我们掩盖起来。”我想,这是他为我们指出的进入他的戏剧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无论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我们都应该选择不说;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都有“向他人暴露我们自身中的贫乏”的危险,“这种可能性也太可怕了”。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也解放了读者与观众,使得读者和观众不必再步亦趋地跟在剧作家的后面,也不妨让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地“飞”起来,哪怕你什么都

不说。

品特戏剧集《送菜升降机》和《归于尘土》恰逢其时,也在此刻出版。

上海沪剧院将携曹禺三部作品晋京演出



本报讯 上海沪剧院根据曹禺作品改编的《雷雨》《日出》和《瑞珏》三台大戏将于10月下旬亮相首都长安大戏院。据悉,上海沪剧院上一次晋京演出还是20年前的事,此次剧院将以齐整阵容再续与曹禺不解之缘。

沪剧是第一个把曹禺作品搬上戏曲舞台的剧种。《雷雨》发表仅仅4年后,1938年,以沪剧前辈艺人施春轩为首的施家剧团就曾以幕表形式改编过该剧,首开戏曲演出曹禺话剧作品的先河。1982年,上海沪剧院又成功推出了沪剧《日出》,曹禺曾亲赴上海观看过该剧的演出,这也是他第一次观看自己作品的戏曲版。2007年,剧院又在曹禺改编自巴金小说的同名话剧《家》的基础上推出了《瑞珏》,是沪剧改编曹禺作品的又一次突破。

此次赴京演出由戏剧导演曹其敬挂帅,她在保留原有沪剧精华的同时,对这三出戏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排。其中《雷雨》是改动最大的,更加着重对角色内心矛盾的开掘,新增加的旁唱和帮唱对于气氛的烘托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日出》的改编适当压缩其它情节,腾出篇幅丰富了陈白露和方达生的主线,并以一条围巾贯穿全剧。《瑞珏》则从原著中庞大的人物群落中聚焦其中一位女性,在舞台上表现了一个美丽生命被黑暗无情吞噬的残酷。三台戏集合了以院长茅善玉、表演艺术家陈瑜为首的5代沪剧演员的同台演出。

(任晶晶)

第五届加拿大中华诗书画大展在温哥华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中国文联内部等多家单位支持,加拿大中华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加拿大中华诗书画大展,以庆祝中加两国建交40周年、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诞辰120周年为主题,于当地时间10月2日至4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加拿大中华文化研究院主席黄斌致开幕辞,特邀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汉学家王健主持,开幕当天吸引近600人到场参观。

加拿大中华文化研究院于2006年创办了“中华诗书画大展”,每年举办一届,分别在加拿大温哥华和中国北京等地举行,影响力日益扩大,已逐渐成为中加文化交流当中的一个品牌活动。此次大展吸引了林岫、王成喜、尼玛泽仁、陈洪武、张旭光、吴震启、张铜彦、张继等中国艺术家的积极参与,温哥华名作家洛夫、爱新觉罗·毓嶂、韩木、章金生、刘渭贤、郭杭建等也热情捧场。

大展本着“艺术无国界”的宗旨,面向全球征稿,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数千位书画家提供了参展作品。其中不仅有来自加拿大的年仅14岁的孩子,也有来自温哥华老年华人协会72岁的老人。此次大展在6800幅作品中精选出280余幅进行展览,作品涵盖了中国诗词、书法、绘画和篆刻。

(董文)

《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史》出版

本报讯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国家民委宣传文化司共同主办,中国朝鲜族文化音乐研究会、民族出版社承办的《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史》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

中国朝鲜族音乐研究会是我国惟一一个民族音乐的全国性社团。它团结全国各地朝鲜族音乐工作者,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音乐理论、音乐创作、传统音乐、表演艺术、音乐教育、社会音乐等各方面的研究,开展各项全国性朝鲜族音乐活动。针对音乐历史资料的流失、在世的音乐元老渐少的情况,中国朝鲜族音乐研究会果断地作出了尽快对朝鲜族音乐文化进行发掘、搜集、筛选、整理、编辑的决定,经过十年、数十人的不懈努力,全国少数民族惟一一个系统的音乐文化史正式出版。该书叙述了中国朝鲜族移民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现在时期的音乐。该书的出版为中华民族文艺宝库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

(石际)

张乃英彩塑作品展现“泥之韵”



本报讯 “泥之韵——张乃英彩塑作品捐赠展”于10月8日至1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在展出的百余件作品中,绝大部分是“泥人张”第五代传人张乃英仿塑“泥人张”第一代的作品。

张乃英1943年出生于“泥人张”艺术世家,从艺50多年,博采众家技法之长,创作出许多传神佳作。2007年,张乃英将其仿塑的“泥人张”第一代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特举办展览展出其捐赠的全部50套共100件彩塑作品,感谢张乃英的义举。

“泥人张”彩塑是中国著名的传统雕塑流派,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泥人张”第一代作品,除少数珍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故宫、颐和园等地外,大部分作品流失海外,加之泥塑不易保存,目前存世作品极少。

(任晶晶)

新扬州八怪
当代扬州
书画作品



本报讯(记者 高小立) “新扬州八怪”——当代扬州新水墨画展日前在辽宁盘锦辽河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新扬州八怪”画派领军人物江源及鞠伏强、徐中、刘扬山、陆太林、钟丹群等6位老人中青年画家组成。从“扬州八怪”到“新扬州八怪”,这一画派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在延续。新扬州的画家们不仅汲取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拥有新扬州开放进取的风格气象。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视野开阔、笔墨精湛,对人生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

在开幕式后由美术批评家尚辉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美协副主席杨力舟、中央美院教授张立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策展人杨维民等30余位专家学者探讨了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新扬州八怪”画派的绘画特色及新世纪中国画发展现状等学术话题。与会者高度评价了画家江源提倡的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城市风情画”的创作理念以及“新扬州八怪”的艺术实践。与会者认为笔墨当随时代,“扬州八怪”正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才奠定了自身的历史地位。深得此理的“新扬州八怪”画派的画家们,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画风,而是深研画理、直面当下,以此判断当代情境下的中国画态势。

“新扬州八怪”作为中国画坛上一个新文化概念,是由江源在2002年提出的,初衷是将当代扬州画派提升到新的高度,作为一面旗帜、一种激励,号召当代的扬州画界同仁为之努力奋斗。据悉,“新扬州八怪”——当代扬州新水墨画展还将于10月21日在沈阳辽宁美术馆展出。图为江源作品。